

多元、原住與溯源的原住民族史教育

多樣性、先住性、ルーツの原住民族史教育

Diversity, Nativeness and Root-seeking of the Edu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

戴寶村 (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)

我出生成長在今新北市三芝區新庄里，舊地名為「蕃社后」（番社後），從小要寫這個地址時，總覺得有些困惑與自卑，連帶對附近番仔崙、番婆林，乃至鄰鄉的老梅、阿里磅、阿里荖、金包里、萬里等地名感到好奇，從此引發對原住民族的關注與興趣，記得還曾在大學時期的校刊發表過有關平埔族的文章。無奈過去的教育從來不將身邊的事物做為教材，使得對於台灣歷史人文的知識，往往是後知後覺地再學習與再發現。當我認直接觸台灣史研究之後，才清楚知悉老家所在地原來就是北台灣馬賽人（Basay）的小雞籠社，而且在1765年法國出版的地圖中就已清楚標示 Sioa ki long 的地名。

就讀台灣師範大學（前身為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）時，伊能嘉矩的《大日本地名辭書》與《台灣文化志》，引發我走向台灣史研究之路。曾在行政大樓走廊看過鹿野忠雄收集的標本，對他縱橫山林與邂逅高砂族的經驗無



限神往。那時也開始從事登山活動，1974年首次走能高越嶺古道，在霧社碧華莊見到高彩雲（高山初子）並和她談話，更帶給我無比震撼，原來霧社事件不只是書上的記載而已。這些因緣使我曾興起走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的念頭，但後來還是回到史學老路，而且是遠離山地的台灣海洋史領域，不過對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與相關事務的關注，仍是堅持的初衷。

與原住民族相關的研究與教學

由於專注於海洋史而無暇進行原住民族相關研究，惟曾撰寫一本《帝國的入侵》（牡丹社事件），算是與原住民族涉外事件有關的專書，也親自走訪牡丹鄉高士村、車城鄉社寮村、石門村等地，親歷事件與戰爭場所。之後因擔任屏東縣中、小學校長甄選委員，曾要求應試者以「牡丹社事件」為主題設計鄉土教學活動，當時竟有人因分不清「牡丹社事件」與「霧社事件」而該題槓龜掛零，由此可見過去原住民族史知識之貧乏；隔年又再擔任委員，還被稱為「牡丹社教授」。之後持續關心原住民族運動，陸續與麗京·尤瑪、伊凡·諾幹、台邦·撒撒勒、尤

哈尼等早期原運人士有過結識與互動，也曾發表有關原住民族人權與地名權的論文。

因長期於歷史所任教，有適當的機緣皆會支持、鼓勵原住民族史文化的研究。初任教於東海大學歷史系時，認識來自花蓮又有平埔族裔背景的潘繼道，鼓勵他做遷移後山平埔族之研究，之後他再以《國家、區域與族群——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（1874-1945）》取得博士學位，而今在東華大學任教，成為東台灣原住民族史研究的一方專才，尤其其他對噶瑪蘭族、撒奇萊雅族和太魯閣族的民族復振運動投注極多心力，這種知識的實踐力更是難能可貴。

在政大台史所時曾指導過陳南君，研究戰後國語教育政策與原住民族關係的碩士論文；現指導一鄒族研究生Ninomiya Yagui（父

原住民族的物質、社會、語言文化等傳統元素，如何轉化為台灣文化重要的源頭，擺脫一元式、霸權式的中華文化牢結，形塑新的文化樣態與認同意識。這種多元、原住、溯源的觀念，期盼能做為原住民族史教育的參考觀點。



親為日本人）做日本時代語文教育與鄒族社會文化關係之研究，她出生在日本但仍具族語能力，也正在廣島大學進行雙聯學位之攻讀，未來將可為原住民族研究增添生力軍。

多元、原住與溯源的省思

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族，這是台灣海島國家無比珍貴的資產，在此提出「多元、原住、溯源」的思考。台灣是一多元族群的國家，漢語系之外，還有南島語系原住民族及新的婚姻移民；南島語系還可分出平埔族及原住民族，總共超過20多個族群，這代表台灣人族群組成的多樣性，也造就出多彩多姿的多元文化，因此應培養尊重彼此、共存共榮的

國民涵養。

就原住的觀點而言，原住民族是台灣最早定居至今的族群，但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，後來的移入者卻成為多數又強勢的經濟、政治支配者，對原住民族社會的衝擊、鉅變與傷害，應站在原住者的主體與立場，採取比較妥適的對應方式。再從溯源的角度而言，由於原住民族沒有文字，及其文化的特異性，往往受到展演化與他者化，然就血緣關係來說，平埔族與漢語系移民的混融，早已是台灣的共識。原住民族的物質、社會、語言文化等傳統元素，如何轉化為台灣文化重要的源頭，讓台灣擺脫一元式、霸權式的中華文化牢結，形塑新的文化樣態與認同意識。這種多元、原住、溯源的觀念，期盼能做為原住民族史教育的參考觀點。◆